

<<锦宫春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锦宫春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3688872

10位ISBN编号：7543688875

出版时间：2012-12

出版时间：青岛出版社

作者：水未遥

页数：314

字数：247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锦宫春>>

内容概要

当年参与谋害独孤皇后的人，都已经荣登高位，享用着由闺闼打下来的如画江山。

而她，作为闺闼最后的一支，藏身在宫局之中，是女官，也是奴婢，身份卑微，却控制着整个宫闱的走势，掌握着多人的生死荣辱。

然而，随着那些留存下来的人死的死、走的走，她的身份也渐渐暴露……

他说：“人世间、红尘中，倘若少了你，本王该有多寂寞……”

他说：“江扬之地很美，也很富庶，然而那里也有很多官商互相勾结，其间权势缠斗、血雨腥风，与宫闱不相上下。

去帮我吧，去陪着我，陪着我一起守护母后辛苦打下来的秀丽江山。

”

在争妍斗丽的宫掖，她苍白轻柔，褪去了媚俗和厌腻，骨子里却存着一抹轻慢和清刚，引得三位绝世之姿的男子，同时倾情。

然而，面对着飘摇不定的宫局形势、血雨腥风的后宫争斗，她踩着一朵朵在野心和利益之下淬炼出的阴谋之花信步走来，最终将会何去何从？

作者简介

水未遥，80后金牌“后宫小说”作家。
擅长讲故事，闲时动笔，娱人娱己，觉得生活中的乐事莫过于看文字、写文字。
其文风细腻，笔触丰满，总能于不经意处打动人心。

已出版畅销后宫小说《烟娇百媚》《绣宫春》，影视同期书《宫锁珠帘》等。

新浪微博：<http://weibo.com/u/1732105473>

腾讯微博：<http://t.qq.com/zaoazao>

<<锦宫春>>

书籍目录

- 第一章 归去来
- 第二章 紫雀归

- 第三章 点绛唇
- 第四章 年节喜
- 第五章 苏幕遮
- 第六章 佳人曲
- 第七章 东风祭
- 第八章 行路难
- 第九章 长相思
- 番外一 帘卷海棠后
- 番外二 舞拂蒹葭倚翠帷
- 番外三 花绊绮罗香
- 附录一 前情回顾
- 附录二 女官官职
- 附录三 司花女史

<<锦宫春>>

章节摘录

判词 红墙金门，绿柳碧塘。

隔着一道道朱红的宫墙，在表面华丽的妃嫔身后，更多的就是奴婢：老谋深算的掌首；工于心计的女官；居心叵测的宫婢……她们是一群局子里的女人，百花齐放，芳菲争艳，拥有着倾世之貌，卓绝之姿，却也手段狠辣，心智卓绝。

纵横游走在宫闱之间，并非争宠，只为了丽锦前程，钩心斗角，争权夺利。

在这里，有最险恶的布局，最精湛的谋算，最惊心的较量——绣锦如春的大隋宫掖，姹紫嫣红的如花女子，一段剪不断、理还乱的旷世情缘。

第一章归去来 凉夜。

月色中天。

酉时刚至，寒薄的雾气就已聚集上来，浸透在殿前广场上明灿的光影里，将那些远近交错的琼楼殿宇、金门红墙化成一片银白。

宫城中的芳菲花树早已凋零，连几株耐得住清寒的花叶此时也被风拂着飘落而下，簌簌地铺满整个方端玉石地面，像是下了一场嫣然花雨。

朝霞宫前，朱红的殿门依旧紧闭，莲纹雕镂的十二扇花窗却一道道地敞开，让微寒的夜气肆无忌惮地侵入内殿里。

隔着青色的鲛绡水帘，隐约可见内里香息浮动，烛影摇红。

丹陛上，纤弱的身影茕茕孑立。

素色的雪纺纱裙，青碧佩带将腰肢勾勒得曼妙纤细，整个人恰似漆黑深夜中的一抹亮色。

敛着裙裾，双挽手的模样，显出皇室宫婢那种训练有素的沉静和端庄。

冰雪的容色，一双黑眸嗔嗔，阴郁肃杀，只消站在那儿，就仿佛有淡淡的凛冽气息从周身散发出来。

“白术医官，别来无恙。”

她忽而启唇，碎玉一般的嗓音。

耳畔回答她的只有呼呼的风声。

过了好半晌，但听一道寥落的声音伴随着满目零落的花叶响起，风一吹就散了，“承蒙姑娘顾念，明湖塔楼幽居十年，尚算无忧无虑。”

话音落时，一抹瘦削的身影从宫殿南侧缓缓走来。

她随之转过身，望着来人略显蹒跚的步伐，道：“都说禁咒师通晓诡谲秘术，上窥天道，下晓凡尘，奴婢一副肉体凡胎，要白术医官多多照拂才是。”

天幕中，一轮冰月银澈皎然。

月光照得少女的脸颊雪白如玉，略显苍白的肌肤显衬着一双眼睛暗若黑渊，若有幽意，宛若淬了霜芒的冰玉，直直地能把人给吸进去。

白术眯起眼，细细地打量了一瞬，“时隔多年，姑娘已然脱去青涩，卓然长成了。”

“楼中方一日，世上已过千年。”

白术医官一直在塔里居安优游，真是好生自在。

可知道宫闱里发生过多少事端，又遭过多少祸乱？

——这是在闺阁盛极之初就平步青云的人，宫廷禁咒师。

后因妖言惑众、蛊惑圣听而被处以宫刑，终身幽禁。

皇后独孤伽罗在世时，最忌讳怪力乱神之人，却唯独留他一命，后来皇后薨逝，闺阁倾颓，权势更迭进入到新一番的轮换时，他又被新掌权的太后重新重用，于明湖塔楼重见天日。

十年幽居，葬送了半生仕途；十年偷安，却保得性命留存。

在宫闱经营生存的人，早都有随时丧命的准备，可如他这般辗转浮沉之后还能重新入仕的，委实是不多。

韶光望着面前墨绿官袍的男人，身躯颀长干瘦，伶仃手脚，苍白得不见一丝血色的脸，极瘦，显露出又高又凸的颧骨。

五官间唯一特别的，是眉毛下长着一颗大黑痣，就像是随时都能流淌下来的浓墨。

<<锦宫春>>

明显是福薄的面相。

“微臣不问世事已久，以至连朝霞宫之事端都不知晓，否则无论如何都该去上一炷香的……”男子的嗓音如同破碎的琉璃丝线，划过耳膜，低沉暗哑。

“能如此想得开，也不枉费当年娘娘的一片苦心栽培。

”少女端着下颚，唇畔一点笑，恍若乍暖还寒的冰凌，“毕竟宫刑之罚，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熬下来的。

”再炫的头衔，再高的地位，说到底，也只不过是个宦官而已。

始终面无表情的男人，在这时有了反应，“姑娘说话，是不是总如这般一语中的？”

”“直言不讳，一向是做奴婢应守的本分。

不过比起白术医官在两宫之地都能手眼通天、八面玲珑的本事，奴婢才是自愧不如。

”白术听出她话里的意思，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得意，拱起手，象征性地朝着上方拜了一下，“姑娘说的是芸妃娘娘怀孕的事。

臣才刚刚重新出仕，就能得到太子信任，自当要尽心尽力回报天恩。

更何况，像东宫添丁这等天大的喜事，是皇家之福，是社稷之福，殿下对微臣的赏识，微臣以区区岐黄之术，犹恐无法回报。

”韶光的视线从他的头顶飘过去，“芸妃的孩子已经小产。

”风过，在此刻吹散了满地香息。

白术陡然抬起头，“没了？”

”韶光点头，“刚刚一个月的婴孩，尚分辨不出男女，就流掉了。

”在祈福之日，就在福应禅院里。

他不知道吗……“不该，真是不该。

微臣早就说过，不该坐马车的。

会伤了胎！

”白术痛心疾首地摇头，那苍白得不见一丝血色的脸以及霎时因惊愕而变得扭曲的表情，都在银白的月光下被照得无所遁形。

韶光看着他，“人算不如天算。

想要再次青云直上，也该踩稳当才行，否则一不小心摔得粉身碎骨，可就得不偿失了……”沈芸瑛确实不该去福应禅院，但留在宫里面，就能保住腹中的胎儿吗……同去祈福的人里面只有一个成海棠，可东宫的侧殿里却有很多嫔御留守，那些女子，都不是省油的灯呢。

而且，即便当时成海棠手下留情，可太后那儿，也不会放过她吧……明光宫才刚刚掌权，风头正盛，那食髓知味的老妇怎会让权势这么快就被夺走？

对于宫闱里面的血脉留存，吕芳素早已备下万全之策，否则，福应禅院里那么多血可就白流了。

“能想这么远，姑娘倒是很精明啊。

”白术眯起眼，含着丝丝的轻蔑和嘲弄。

“精不精明并不重要。

在局里供职，其实只需要知道一点，就是这宫里边儿，一个永远不会有子嗣的东宫，除了做傀儡，没什么作为。

”韶光望着面前的人，目光中透着淡漠的凉意，“就如同一个只会卜凶问吉的术士，即使侥幸爬上庙堂高位，就能被重用了吗？”

”一句话，直戳进对方心窝里。

白术嘴角微颤，在听完她的话之后眼睛陡然睁得滚圆，露出眼白，以及眼底一道道猩红血丝，隐着令人心寒的怨毒和悲愤。

头衔，荣宠，高位，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吸引人的呢？

偏偏有些人，再如何钻营也得不到。

韶光想，太后嘱咐尚食局多多关照东宫日常饮食的事，他该是也不知道的吧，否则也不敢插手了……商锦屏已经将功夫做到十成，利用日常膳食对沈芸瑛痛下杀手，干净利落，悄无声息。

就是可惜了沈芸瑛，千般小心，躲得过尚食局的一关，却躲不过埋藏在身边的祸害。

<<锦宫春>>

而眼前的这个人，一腔抱负打算，最终也还是成了妄想。

这就是命。

都该认命。

“东宫已是强弩之末，明光宫又不见得有多重视。

疑心那么重的太后，绝对不会容忍身边有吃里爬外的人。

白术医官，你的秘密能够瞒多久？

” 宫中最不缺的，就是秘密。

白术并不确定面前的年轻女官真的掌握了什么，然而他从中作梗，欺瞒明光宫，私通太子的行径，却是事实，于是狐疑而危险地盯着她，“姑娘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？

姑娘若是说当年的事，微臣已然受尽屈辱，能苟延残喘至今，打落牙齿吞进肚子里，何尝有过一点怨恨？

如今，只不过想为后半生求些生机，何必苦苦相逼……” 后面的几个字，缓缓地从牙缝中挤出来，满含警告之意。

韶光注视着他，目光平直而淡漠。

夜幕中，月光如银，清澈明亮。

“我并非好战之人。

” 她淡淡地道。

白术眉头蹙得更紧，“那姑娘你究竟想要什么？

” “真相！

” 韶光转过身来，直直地看向面前的男人，一双黑嗔嗔的眸子，在道出那两字的同时，如渊幽深的眼底忽而雪芒乍现，一瞬间亮得让人难以逼视。

白术的喉头蓦地一哽，“微臣不懂姑娘的意思……” “能在那场大清洗中留存下来的人，寥寥无几，留下来又能一直到现在，就更少。

宫里面的老人，该清算的，该偿还的，都已经差不多了，白术医官也是其中一个，事到如今那真相究竟是什么，总得有个明白。

” 旧时胭脂血，湮没不掉经年的怨恨和屈辱。

当年闺阁中的数百条性命，已经在无望和冤屈中悲惨地死去。

作为仅存的一支，若是到死不明，他朝岂有面目黄泉相见！

韶光伫立在黑夜里，宫灯迸射出数道璀璨光束，却仍驱不散她周身浑然天成的凛冽幽意。

自檀唇滑落的一字一句，宛若不见锋芒的血刃，在错身的瞬间，让面前的男人冷汗涔涔。

老人…… 留下来的老人的确已经所剩无几： 尚宫局领首宋良箴，牵连革职； 太子妃元瑾，被害殒命； 明光宫掌事之一施艳春，驱逐出宫，永不录用； 夫人蔡容华，因子棒杀；

明光宫掌事之一哀萃芳，羁留福应禅院，终生不得回宫…… 能在太后的肃清中幸免，哪个不是宫中数一数二的人物？

然而那些荣享尊崇和富贵的女子，上至夫人、皇子妃，下至女官、掌首，却在短短半年里，全部折损！

白术的心底悚然，瞪着眼睛看着面前的少女。

“皇后娘娘的身体向来康健，一点征兆都没有，怎么可能忽然染上不治之症……” 韶光抬眸，直直地对上白术的目光，“很多事情明明不可能发生，却都发生了。

宫里面所谓的‘顺理成章’，若非有人从中作梗，就是从内往外已经开始腐烂了。

我知道，当年的明光宫一直都在等，东宫表面臣服，私底下却蠢蠢欲动，然而朝霞宫一役里，恐怕不仅仅只有那几个人吧……” 白术的肩膀猛地一哆嗦，“姑娘就认定微臣知晓？

” 韶光幽然地望着他，片刻，侧过身去，让出身后这一座奢华瑰丽的宫殿。

金鼎玉砖，锦宝廊庑，回廊里的琉晶宫灯从北侧檐角一直悬挂到南面，昼夜散发着堪与日月争辉的光芒。

那屋脊下的蓝漆彩画，层叠得精美至极，繁复描画的具是凤舞于天的纹饰。

九丈丹陛上则雕琢着凤凰魑龙的纹饰，红毡毯铺陈，直至现在，殿前的两鼎鎏铜金凤的香炉依然摆置

<<锦宫春>>

在侧。

朝霞宫——代表着独孤氏闺阁的无上权势，也是凤主江山荣耀的象征。

“在这里，你脚下的每一阶丹陛，可知道曾经被多少女子的鲜血所浸染，才会变得通红……即使后来铺上毡毯，遮住的也只是颜色，遮不住深入骨髓的恨意和怨念。

站在这儿，曾经效命于闺阁一脉的你，可敢信口雌黄？

”白术悚然而视，蓦然打了个寒战。

浓夜，明月；宫殿，丹陛；红毯，鲜血……恍惚间，仿佛又回到两年前，嗜血与肃杀，一切都充斥着绝望而疯狂的气息。

夜，忽然在这一刻黑到了极致。

始终低着头的医官，整张脸都埋在斑驳的阴影里，看不清表情，片刻之后，忽然阴笑了起来，“姑娘不愧是宫里边长大的，这装神弄鬼、蛊惑人心的本事，居然比我这个禁咒师还要厉害。

只可惜，皇后已歿，闺阁倾颓，微臣不是三岁孩童，不是谁三两句话就能糊弄得住的。

”事到如今，已经今非昔比了。

对抗？

他岂会怕她！

就拿现在两人在宫中的地位来说，她与他也是上下悬殊，高低立见。

论起来，她根本就没有资格与他一较高下。

“认得这东西吧……”韶光脸上表情未变，只是从袖中掏出一枚药包。

药包叠成八角，背面盖着太医院的专属印信，缓缓地，轻轻地被韶光举了起来。

白术眯起眼睛，疑惑地看过去。

等看清楚之后，他的瞳孔陡然一缩，整个人犹如筛糠一般哆嗦起来，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会在你手里……”

“在宫里面，有些东西一旦出现，是不会无迹可寻的。”

”世人所谓的天衣无缝，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想法罢了。

天底下，根本没有不透风的墙。

“你已不念昔日之恩，我又何必手下留情。

宫中规矩，白术医官当好好权衡才是。

”她轻然一叹，目光怜悯且凉薄。

白术死死咬着牙，双眼迸射出森森的阴毒之色，恨恨地道：“微臣还有选择吗？

在来之前，姑娘就已经将这筹码握在手中了，不是吗！

难怪当年皇后娘娘让你做闺阁的领首啊。

真让人难料，明明都已经失势，你却仍然还有左右宫闱权势更迭的能耐！

”夜，浓深而幽邃。

那些洒落在红墙碧瓦上的月轮光辉，辉映着远处粼粼的湖光，宛若一道道揉碎的银，幽然静谧。

韶光望着他，淡淡地道：“以秘密换秘密，其实很公道。

倘若白术医官无法给出对等的价码，我便退一步，就拿其他的来换吧……”

居于深宫多年，她向来不会咄咄逼人。

白术僵直了身子，“姑娘需要微臣做什么？

”原来趾高气扬、不可一世的医官，此刻卸下了所有的气力和斗志，整个人仿佛就在一瞬间凋敝和枯萎，失魂落魄。

“很简单。

当年的事，既然白术医官打定心思不开口，就应该连同当年的人，一并烂在心里，永远沉默下去……至于其他，随意便可。

”韶光抬起手，将那枚盖着印信的药包递到他手里，“毕竟在从善如流这点上，医官一向做得很好。

”当年之事的真相，和现在的三缄其口——一桩是揭秘，一桩是保密，退而求其次，却也并非不是她想要的结果。

想要静待出仕，就继续留在太后身边吧。

与东宫暗通款曲也好，跟其他夫人有私也罢，他已经知道了她的存在，只要他能识趣地选择缄默，不

<<锦宫春>>

让她的身份和底细暴露，她亦不会让他太为难。

毕竟，一个永远无法张嘴的死人，并没有一个会说话的眼线来得划算。

更何况，她愿意给他机会，已经够慈悲了，还有什么不情愿的呢……要知道那些曾经的知情者，想说话的，都已经不在了；留下来的，都是管得住嘴巴的。

两害相较，他是如此识时务，怎么会不懂得选择呢？

桥归桥、路归路，以后在这宫里面，彼此就是素不相识的两个人了，若是他还有什么小动作或是打什么歪算盘，可就别怪她翻脸无情了。

此时，原本皎明的月光被飘来的几片乌云遮挡住，渐渐迷淡的月色，给夜幕增添了几分幽邃的森寒。

朝霞宫丹陛前的灯柱却亮灼如初，那镶嵌在廊柱上的一颗颗夜明珠，散发出璀璨而迷离的光线，照耀着层叠繁复的彩绘壁画，也照耀着尊贵高矗的恢弘殿宇。

这一夜，朝霞宫的灯火一直亮至晨曦初现。

第二章紫雀归 (1) 葭月，仲冬刚至。

天气渐渐由凉转寒，宫里面的花树在几场霜冻之后，几乎凋零殆尽，只剩下耐寒的几株，保持着深绿葱茏，硬是挺了下来。

过了段时日，宫城中又新开辟出几方园林，只为栽种前几月由江南进贡而来的各色花卉。

那些皇家御用花匠为此绞尽脑汁，终是建造出了几座琉璃花房，不仅精巧华丽，而且具有保暖的作用，诸多名贵花品因此都得到妥善的栽植。

其实早在朝霞宫鼎盛之时，宫苑百里，尽是芳菲。

昭阳宫又曾囑命在宫城西南角大兴土木，建造浣花阁和琼月台，以作凤主四季赏花之用，然而当年规模浩大的皇家工程仅仅持续了一年时间，就被搁置下来。

而在不久之前，宫闱局却又接到了命令——重新修建。

宫里的人因此都说，中秋节大肆庆祝而冲撞独孤皇后阴魂之事让太后心里难安，才会在过了这么久之后，做出些许补偿。

这日冷风过后，殿前凋落一地残叶，给宫城平添了几许萧索之意。

司衣房的宫人抱着崭新的挂缎和披帛，顺绮贞门而入，穿过殿侧绵长的廊道，到达雪白大理石铺就的殿前广场。

步之所及，即见广场尽头的一座气势壮阔恢弘的宫殿，四壁铺砖，飞廊高阁，龙尾道威严而壮观，即是宫城中最高贵的殿宇——昭阳宫。

也是她们要去的地方。

桃枝领着宫婢步至殿前，早有近侍宫婢们在丹陛上伫立，身上穿着清一色的胭红棉缎裙，环佩簪饰，一个个皆笼罩在晨曦的明光里，一派尊崇。

“桃典衣。

” 她们冲着桃枝略一点头，算是行礼。

桃枝很是恭和，赶忙也朝着面前为首的一名宫婢恭然颌首，而后给身后的婢子示意，将缎料抱进抚安殿中。

“都是刚刚新制好的，以作换季之用。

司衣房赶制两月，还好没有耽误时辰。

” 抚安殿的宫婢微笑着点头，“司衣房办事，一向是没有差错的。

” 此时，尚寝局的宫人正从抚仁殿的侧殿退出来。

其中一人是司设房的女官映雪，眼尖儿地瞧见丹陛上的宫人，笑着招呼了一声，“桃枝，碰见你正好！

我可是有一个天大的消息要与你说呢。

” 司设房隶属于尚寝局，掌床帟茵席、洒扫张设之事，依腰牌可常出入昭阳宫，算是内局里位分较高的。

而自从福应禅院的祈福一役，明光宫掌事女官袁萃芳倒台、宫正司领首谢文锦略有失势之后，尚寝局的掌事师兰言开始深得太后青睐，尚寝局的地位也因此跟着提升。

<<锦宫春>>

所以同为典级女官，映雪在昭阳宫这些大宫婢面前，却是游刃有余和随意很多。

桃枝闻声，有些莫名地望过去。

她是个一贯孤僻的女官，从不曾跟同僚有过多接触。

瞧见是司设房的掌事时，就更加茫然，她不记得什么时候跟正当红的宫人如此熟络。

“你说是不是风水轮流转。

才过了多久，想不到，现在的风向就又转到你们司衣房那边了！

”映雪拉着她，热络地道。

“什么风向？

”桃枝迷惑地看着她。

映雪笑着眨眼，“内局本是一家，在我面前，就不用这么守口如瓶了吧！

”桃枝却更加费解，“我该知道些什么……”

“就是内侍省的官职调度啊。”映雪言罢，脸上露出几分羡慕之色，“要知道，局里的赵常侍刚刚得到了昭阳宫的破格提拔，从原来的内常侍直接升任为内侍大总管了。

现在就算是太后身边的红人李元大常侍，都要敬他三分呢！

”桃枝愣了一下，忽然想起最近在宫人口中风传的消息，想起，那个花白胡须的老太监赵福全——历经几十年而屹立不倒，这么多年一直四平八稳地供职内侍省，很有威望。

可在此次内侍监的官职提拔中，同为备选的内常侍太监里，还有一个李元，明光宫的人，太后亲自保举的宦官。

赵福全能够打败李元，在花甲之年再一次青云直上，果然很厉害。

但这毕竟是内侍监的事，跟宫闱局有什么关系……映雪瞧见桃枝还没反应上来，不由跺了跺脚，道：“你还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呢。

赵常侍从太监掌事变成太监总管，其家眷就有资格一并搬进宫城，跟着荣享品阶和封赏了。

那赵总管新纳的夫人，不正是原来你们司衣房的人吗！

”风里，夹杂着残花之气，芬芳馥郁。

桃枝的脚步晃了一晃，好半天，她才意识到映雪口中这个所谓天大的消息：荣苒回宫了。

当朝阳的第一道光辉投射在宫城内苑，熹微的晨光下，宫墙内星罗棋布的殿宇和楼阁，鳞次栉比的琼台和廊苑，开阔明朗的碧塘河渠——宛若揉碎的梦境，都呈现出一片破碎的金波。

昭阳宫和明光宫主殿之侧，是刚刚筑好的翔鸾阁和栖凤阁，雪白的大理石廊道和基石宛若一条条银蛇纵横蜿蜒。

青白石底座饰以华美的彩绘，隔墙和游廊将两侧的边道隔开，显露出通阔的龙尾道，以及镇守在基石之上的吉祥瑞兽，威严而安静。

在距离殿前百米处，便是宣政门，宣政门左右是横贯式的宫墙，墙殿之间形成巨大的庭院。

紫宸殿就位于宣政殿的北侧，称为内朝，群臣即是在此朝见皇帝，称为“入阁”。

因此能直接从宣政门而进，代表着无与伦比的尊荣，普通的臣子和宫人都不允许从此处经过与逗留。

辰时，一辆马车缓缓地驶进宣政门。

冬意渐浓，汉白玉基石上散落几片凋零的花叶，细芬幽然。

宣政门两侧把守着身着甲冑的兵丁，照例拦下马车进行盘查。

车夫勒住缰绳小心翼翼地将马车停住，谨慎的模样，不敢惊动车内的人一分一毫。

“可是到了吗……”厚重的轿帘里，传出一道慵懒的女音。

“回禀夫人，前面是紫宸殿，已离着花坞不远。

”跟着的侍婢上前几步，面朝那道绣工华丽的隔帘轻语了两句。

须臾，一双柔若无骨的手掀开了帷帘，掌心里，赫然握着一块暗纹雕刻的腰牌。

把守兵丁一见，面容肃整，即刻予以放行。

等车夫驾着马车经过宣政门，顺着东面廊道一直走，过几道玉苑亭阁，眼前就能见到一片新开辟的花坞苗圃。

原是梅园旧址的地方，早年闺阁鼎盛，这里数百亩梅林连绵不断，宫粉、照水、星湖、玉蝶……各色名贵梅品繁多，又尤以瑞雪白梅为最。

<<锦宫春>>

每年宫城梅花盛开之时，一段最灿烂明媚的小径上满是纯白的花瓣，似是冰雪天上来。

马车驶到花圃外，便停了。

跟随的奴婢打发了赶车人，自己也跟着一并离开。

掀开隔帘走下来一位宫装丽人，身着洒金百蝶穿花绢裙，银丝翠罗绣履，略显消瘦的面庞，傅粉施朱，发髻间金簪金带，尤其是额前佩戴着的一道纯金华胜，显贵无双。

妇人踏着满地花叶，寻到熟悉的路径，施施然走进花圃的深处。

在寻觅驻足的同时，她端起手，朝着那芳菲丛中递去一抹足够高贵的笑容。

“一别小半年，姑娘别来无恙。

”风，在宝蓝色的宫裙上掀起了一道涟漪。

花树下的少女闻声转过身来，纷飞的花瓣间，显露出一张欺霜压雪的脸，毫无血色的肌肤隐着一种久不见阳光的苍白，一双黑嗔嗔的眸子，若有幽意，此时映着一地灿烂花瓣，恍若有月华流转，引人坠落。

“你回来了。

”此刻阳光迷离正好，在树叶间反射出璀璨晶莹的光泽，角度也恰到好处，一瞬间的光晕折射，在那张侧脸上勾勒出一脉艳丽至美的弧度。

纤尘不染的宝石蓝宫裙，将整个人凝练成梦境中的谪仙，冰雪之姿，凛冽逼人。

茱苒这样望着，恍然间有些怔愣，准备多时的话半晌都没有道出，只像是不认得了。

“离开这段时日，在宫外过得可好？”

”韶光弯起眼眸，使原本沁寒的眸色多了几分暖意。

茱苒倏尔回神，不由慨叹地摇了摇头，跟着笑起来，“真想不到，第一个问我这话的人竟然是你

。”韶光走出花丛，面前一身显贵、仪态雍容的女子，比起在宫里时的瘦弱伶仃，脸颊和身子明显都丰润了些许。

大抵是府苑中的水米养人，眉梢眼角的盛气凌人也敛去几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难得的端雅和温静。终究是嫁为人妇了。

“宫里头一贯多是非，与其记挂着，反倒不如被忘了。

就如你这次回宫，是很多人都不曾想到的。

”茱苒拿着绢帕，低头掸了下裙裾，“听说，我离开的这段时日，宫里面好像是发生了不少事。

”时光如斯飞逝，一转眼，她与大太监对食已有小半年了。

过往种种宛若前尘，此时此刻，站在此地，就如黄粱已熟、大梦方醒。

一切都显得不真实。

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

”韶光口音细细。

“是啊，焉知非福……这话用在我身上，真真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
”茱苒挑起唇角，自嘲地淡笑，“当日离宫，你曾与我说必有再见之日，我根本不信。而今回来了，倒更是有些不敢想象。

凡夫常说世事难料，而智者往往一语中的。

你们这些所谓的老人啊……”韶光望着她片刻，“在宫外的这数月，你变了很多。

”“再世为人，总要有所长进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”茱苒伸出手，摘下一朵红蕊腊梅，轻薄花瓣，柔嫩得仿佛能掐出水来。

五个月。

整整五个月的屈辱和折磨，对食给老太监，在宫外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。

不是没有想到过死。

可死了，就一了百了，意味着世间一切再与之无关。

岂能甘心呢！

“你说赵常侍一贯喜欢温顺的女子，尤其嗜好女人给他洗脚，真的让我受益匪浅呢……”茱苒垂着眼睫，私语一般低声轻喃，“知道吗，每日用蜜膏浸泡过的手，香滑而柔软，抚摸在脚背和脚趾上

<<锦宫春>>

，一寸寸将其熨帖得通透。

自打进府，他总是夸我的手指生得漂亮，最合他的意。

” 茱苒说罢，将一双手搭在纯雪绸帛上，十指舒展，宛若绽放的玉兰花。

韶光注视着她的手指，镶金嵌玉的戒指和套环，佩戴得满满，然后想着这双手伸进盛满热水的铜盆的样子。

盆里，还放着一双皮肤褶皱萎缩的脚，可能脚指甲都是黑的，脚骨畸形，脚跟上的皮皴裂得如同一张咧开的小嘴。

短短的几个月，从府里最末等的妾室，一跃成为当家夫人。

赵福全并不是个好糊弄的人，能得他的宠爱，岂是这些小伎俩就能过关？

她在那深深的府宅大院里，又不知经历了怎样的血雨腥风。

“我该跟你道声‘恭喜’……常言一人升迁，封妻荫子，想来如今你也不差的吧。

” 茱苒闻言，扯唇淡淡地笑，“可不是嘛，自从接到任命，几日来府苑的门槛都快被踏破了，这还不算赏赐和贺礼。

只是，钟司衣已经不在宫里了……再怎样风光的场面，她都看不到了……” 看似平息的怨恨，却早已在心里结成了死扣。

悄无声息。

韶光抬眼时，恰好看到她脸上那一抹来不及掩藏的哀恸和悲凉，不禁就想起前不久在福应禅院的祈福之行。

那时，太后布的通天棋局，算计着兵权、算计着子嗣、算计着凤位，不想到头来赔了夫人又折兵。

然而，盘上的很多棋子却都成了牺牲品，像被羁留在福应禅院里的宫人，还有那些被直接驱逐、永不录用的女官，譬如钟漪兰……当初是钟司衣将茱苒下嫁宦官，用剥离出宫，来惩罚她的吃里爬外，现在茱苒回来了，摇身一变成为三品总管夫人，而一度覆雨翻云的司衣房掌首，却已经被驱赶离开。

造化弄人。

可这样回宫的女子，懂得内敛和谦卑，学会审时度势、能屈能伸。

不像当初那个小小的内局典衣，既无家世背景，又无人脉，只知颐指气使，却无论如何都得不到升迁。

“会不会后悔呢……” 若不是当初妄图取而代之，她还会是司衣房里嚣张跋扈的女官，被钟漪兰纵容着、管护着，荣享权势，即便后来出了宫，如果能够安于室的话，或许就会做个富贵娘子，在赵福全的庇护下，一世衣食无忧。

重回宫闱，意味着再度卷入斗争和绞杀，也代表着，她要披荆斩棘，走过那些常人难以承受和估量的路。

而将来的路还很长，很有可能来无回，一个不慎，更可能成为某人某事的牺牲品。

茱苒猛然抬眸，刹那间，眼底有无数的情绪呼啸而过，须臾，却是轻笑着摇头，再摇头，“我不甘心被摆布，所以拼了命地往上爬，然而高位者只一摆手，就轻而易举地将我打回原形，任我再怎么屈辱难受，也没人会给予半分怜惜同情。

当时我就明白，想要出人头地，想要生杀予夺，就必须杀出一条血路，凌驾于他人之上……只是韶姑娘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，有时会想，如果过去的某一环发生点滴变化，现在的自己，就会是另一个模样……” 韶光看着她，一贯清冷的眸里，涌出淡淡的无奈和苍凉。

或许，即便当初她吃里爬外，可对钟漪兰，也是像对待长姐一般崇敬和仰慕的。

只不过，当最初的依赖被野心一点点吞噬，背叛，便成了最终的发泄和宿命。

“无论是卑贱的奴婢，还是尊贵的妃嫔，一旦身处在这高高宫墙后，就再也容不下许多感情与真心。

” 韶光扶着她的手腕，冰凉的指间，传递着寒沁的温度，“既然已经在这里，是否值得，会不会后悔，已经不重要了。

重要的是能不能走下去，如何走下去。

” 林间的风停了，一瞬间落英缤纷，花瓣如雨。

<<锦宫春>>

在那一片残叶落地之前，韶光拂了拂裙摆，踏着满地香尘折身而去。

“韶姑娘！”

这时，茉苾忽然在后面叫住她。

韶光顿住脚步，保持着背对的姿势，而就在离她不远的那株梅树下，一袭洒金百蝶绢裙的女子，面朝着她离去的方向，双挽手，恭然敛身，执宫中最高规格礼。

“没有成为姑娘的对立，何其庆幸。”

奴婢……多谢姑娘栽培。

（2）按照宫中规矩，在立冬之前，内局就要将各类品服和器物制备好，以作换季之用，各处均要配合。

因着司衣房已无掌事，几位典籍女官就成了暂代，互相帮衬着，只求不耽误活计。

等到初十这日，司衣房负责的大部分冬服已经赶制了出来。

忙碌了整宿的宫人们纷纷回去休息，由另一些宫人替换着继续筹备。

而几位女官却未歇，监督着宫婢们将图描画出来，趁着蒙蒙亮的晨曦之色，各自领着宫人送去其他几房。

此时此刻，司宝房里的宫人也正在绣堂里忙碌，女史玉兰吩咐宫人将采买回来的漆雕和金银模具分类，转过身，又瞧见一对宫人捧着托盘而来，都是宫廷织造用的丝线和图籍，用来辅助做首饰花丝工艺。

为首之人是掌衣青梅，算是新晋。

现在司衣钟漪兰不在了，内局对司衣房掌首之职暂时没有新的任命，不知是重新选任还是从现有女官中选拔出一个，当值的桃枝和锦瑟因此都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。

青梅品阶仅次于两人，也很有可能跟着升迁。

玉兰放下手中活计，笑意轻盈地迎上前来，“让掌衣亲自来送，真是折杀奴婢了！”

说罢，吩咐宫人将东西搬进去，然后即刻命人奉茶。

“待奴婢等制备好，就立即遣人将配套的宝器拿过去，还要请青梅掌衣您多费神。”

青梅温言道：“都是分内事，太客气了。”

玉兰感激地敛身。

“韶姑娘在吗？”

玉兰往里面张望了一圈，并没见到那抹身影，于是摇头，“大抵是跟着余司宝去东宫那边儿了。”

最近因着芸妃娘娘要入主雏鸾殿，里里外外需要我们张罗和替换的东西很多。

几位女官实在有些分身无暇。

“青梅点点头，客气地托她代为问好。”

此刻，巳时刚到。

因着天气的缘故，风变得越来越寒，阳光晒着脸皮，也是一阵热一阵冷。

司宝房的宫人带着新锻造的宝器，在宫城内小心翼翼地走着，偶尔轻声细语，不敢过于喧哗。

东宫的雏鸾殿前，有一条宽阔的石子道，转个弯，是瑶雪亭。

亭外的几道曲径首尾相连，雕栏玉砌，流觞曲水，围拢出一处仿造江南风韵建造而成的廊阁。

廊阁四周有桥，桥面上一脉徐徐微风，桥下是一湖粼粼水色，还未封冻，仍保持着流动。

“早前的天还暖着，想不到一下子就变得这么冷。”

“马上都要立冬了，天气自是一日寒过一日。”

所谓立冬分为三候，一候水始冰，二候地始冻，三候雉入大水为蜃。

比起外面，宫城里反倒还要冷着一些。

“难怪早在换季之前，司衣房那边就赶着将披帛和挂缎制好。”

跟来的有些是新晋宫婢，并没有穿新制的冬服，素衣单裙，风一过就要裹紧领口，颇有些瑟瑟之意。

同行的老人则低声轻语，年纪尚轻的宫婢一一听着，听得很认真。

韶光耳闻后面传来的几句轻语，不禁有些莞尔。

<<锦宫春>>

彼时进宫，年幼天真，懵懂而充满敬畏之心，也有年纪稍长的宫人这般谆谆教诲，自己略有错漏，即像孩子般委屈羞怯。

那时候不求品阶升迁，也不计较功过得失，女孩儿家的一点儿小心思，纯粹得不染纤尘。

韶光想到此，抬眸望向走在前面的女官：一双纯银丝的绣履，随着步履翩跹，宫裙也随之摇曳生姿，带着几分盎然自得。

“余司宝的心情很好。”

“听说了吗？”

茉苡回宫了。

“余西子说罢，略微缓了脚步，而后侧眸——韶光即刻会意地走上前来。

这是司宝房的掌首，尚服局的正五品女官，今日穿的是一袭珍珠白湖襦裙，外面套着湖蓝水色纱，带出婉约端庄之美。

高绾的发髻，斜插着一支金嵌蓝宝石簪，额间佩戴的是银镀金串珍珠流苏，一张皎若满月的面庞，眉梢微挑，唇角扬笑。

“掌首说的是……之前曾任职司衣房典衣的女官？”

“两人此刻保持着并行，不急不缓的步速，明媚的阳光在后面投射出两道窈窕的剪影，交相辉映，极是相配。”

“你在司衣房待过不短时日，对她知道多少？”

“韶光轻声道：“奴婢只知道她是市井出身，家中并不体面。若论身份，如果不是嫁给赵公公对食，要做到三品夫人，恐是奢想。”

“所以啊，凡事都要讲究机缘。”

“余西子扬着下巴，忽而开口。”

许是走得有些久了，身侧女子的脸上略有晕红，浓密睫毛下的眼眸却灿若明星，眼底光晕，夹杂着一丝奇异神采。

“掌首在想什么？”

“当初，是钟漪兰将那个茉苡对食给一个老太监，而我最终又将钟漪兰赶出宫。这样算下来，算不算是替她报了仇？”

“韶光看着她，“掌首是承认曾经算计钟司衣？”

“绕过瑶雪亭，即是通向西宫的廊道。”

队伍走至基石一侧，在小亭处停下了。

雪白的基石将廊道分割成三面，下面一泓莲溪，芙蕖已殁，只剩些许枯萎的荷叶。澄澈的湖面平滑如镜，偶有徐徐风过，几丝涟漪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片迷离的破碎光泽。

“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”

在宫里面，时运不济的人，被淘汰出局也是迟早的事。

对吗？”

“余西子略挑眉道。”

“掌首说得是。”

“更何況依照当时的情形，即便我不谋算她，若被她抓住机会也不会放过我的。”

“余西子扶着红漆廊柱，视线渐渐飘到远处，“将心比心，在这内局之中，谁又比谁好到哪里去呢？就像你之前给我讲过的那句话，是怎么说来着……”

“成王败寇，一向是宫中的规则。”

韶光淡淡地启唇，目光一片凉薄。

“没错，成王败寇！”

“余西子仰面而笑，阳光过处，似有些忘乎所以的张扬。”

此刻，司宝房的宫婢都在亭外静然等候，不明白为何停下来，却也不敢上前询问。韶光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其实两位掌首在局内共事多年，奴婢以为，余司宝多少会顾念旧情……”

“钟漪兰一向自诩才貌过人，又因地位，在局内飞扬跋扈，从不把他人放在眼里。”

而今，经她一手打造的司衣房已经失势倾颓，尚服局从此四房变三房。

在宫里面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笑更讽刺的！

<<锦宫春>>

倘若将来那司衣房能由我接手，就更是对她的嘲弄。

我不能不去想。

” 风拂起水面荡过万千涟漪，韶光望着余西子青阶上的剪影，这个一贯柔和温婉的女子，逆着光，身上正隐隐透着昔日钟漪兰的影子。

究是何时，竟变得如此相像…… “知道那是哪里吗？”

” 余西子忽然伸出手，水晶指甲在阳光下迷离闪耀。

湖心岛乃内侍监所在之地，岸畔一侧矗立着连片的灰瓦屋苑，都是刚刚修葺好。

而其中算是很堂皇的一间，也由敞屋改造成了二进院。

都是专为赵福全新进宫的亲眷筹建的。

“奴婢以为，马上去雏鸾殿拜见太子和太子妃才好……” “东宫是要去，不过却要先去内侍监那里。

你是我最得力的手下，也是我最信任的人。

韶光，若我以后扶摇直上，你也少不了会跟着我一起飞黄腾达。

” 余西子面朝着朝阳，微笑的眼角，迸射出一派灿烂的圆光，“我知道你昔时伺候过朝霞宫，然而在内局这里，我未必给不了你那样的权势和尊荣！

我真的希望，你能时时助我，事事上心，为我分忧解难。

” 韶光有些惊诧地抬起头，这还是第一次听见余西子道出这么露骨的话，却也不得不说，那字字句句，皆透着蛊惑人心的力量。

她挽着自己的那一双手，带着真意和诚挚，尚还温热着。

扶摇直上——她的企图和奢想，是不是早将很多事都计划好了，盘算好了，才会放着东宫的喜不讨，要直直扑向内侍监，以求飞黄腾达…… “奴婢已在司宝房的麾下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奴婢定会尽心效命，不让掌首失望。

” 她俯首，敛身道。

余西子露出笑容，满意地抚了抚她的肩膀，“很好。

那么现在，我便过去拜见内侍监的新夫人了。

你一个人到东宫那里，若是遇到新晋的太子妃，切记好生相待，不要失礼才好。

” 柔夷又轻轻地落在她的肩头，韶光垂着眼睫，颌首承旨。

就这样，余西子又嘱咐了几句，就亲自带领着司宝房的少许宫人直奔内侍监去了。

而韶光，这个正六品的典宝，便也携带着宝器直奔东宫雏鸾殿去恭贺沈芸瑛了。

雏鸾殿原来的主人唤元瑾，还是独孤皇后在世时亲自指定的正室。

现今秋去冬来，想必那座奢华宫殿早已物是人非了。

当年那个尊贵女子已经香消玉殒，就像是琼芜馆里的玉簪花，凋零了，再无声息。

捧着宝器一路走，韶光叮嘱宫人们要缓步噤声。

东宫在明光宫的东南侧，中间隔着五道长长的广巷，与覆盎门相对。

一行人经过宽阔而通旷的大理石广场，过廊坊，穿过莲池上的三条抄手游廊，凭栏远眺，能看见东宫前一座亭亭玉立的水阁。

水幕珠帘，翠帷雕栏，绮丽宫殿就在那花木掩映中，宛若碧海中的一颗明珠，高贵而雅致。

这个时辰，太子应该陪着新晋的嫡妃待在水阁。

殿前的宫婢见到她们一一敛身行礼，而身后的长廊里却是空荡荡的，只有少许洒扫的宫人和两名守备的侍卫。

一名婢子进殿通报，韶光领着众人在外头等着。

太阳有些大，明明晃晃地刺眼。

过了好半晌，才听见嘎吱一道开门声。

韶光转过身，雪白丹陛之上，红毯铺地，在阳光折射的迷离光晕里，一扇朱红烫金的雕花殿门在面前缓缓开启。

风拂起绡绢垂帘，在眼前化作一道摇曳的流光，而那个将茜素红穿得恣意飞扬的男子，在殿内帘外负手而立。

<<锦宫春>>

乌发锦冠，绯袍玉带，衣袂上用金丝银线绣着的流云纹饰随风摇曳，宛若一片明媚荡漾的水纹。衬着殿内漫天飞舞的烟丝，男子的面容绝美无双，眉间掩不住的傲岸风流，浅琉璃的眸色，眼角弯起，瞳心明润而和煦，恰似冬阳。

“汉王殿下。”

“丹陛下的女官和宫婢一见是他，纷纷敛身下拜，恭敬而臣服。”

专属于司宝房的宝蓝色绢裙宫装，若层层花瓣，在风中掀起纷纷扬扬的花浪。

雏鸾殿一时间恍如雨落，落英缤纷，细芬如尘。

而殿前那一抹身影犹如夺目的霞光，灼灼逼人，在阳光下亮得让人几乎睁不开眼睛。

此时此刻，男子正好也将目光投射过来，唇边染着动人的笑纹。

“奴婢给汉王殿下请安。”

“韶光没想到会在东宫碰见汉王谅，一怔之下，作为此刻品阶最高的女官，即刻双挽手，朝着他执皇室宫廷的最高礼节。”

“免礼。”

“杨谅扬起手，好听的嗓音，因笑意而透出三分盎然。”

他随后即信步走下丹陛，视线从宫人们手中的托盘扫过去，伸出手，随意地掀开红呢子软布的一角，“带这么多东西，做什么来的？”

“奴婢等来给芸妃娘娘请安。”

“韶光回答之后，心里同时也在想，这个时候，也就是在各局都忙着给东宫献礼的时候，贵为汉王的五皇子却也出现在这里，倒是有些出奇。”

“应该改口叫太子妃了。”

“杨谅望着她，眼底笑意更浓。”

“殿下说得是。”

“韶光再次敛身，轻声道。”

“自从你回宫以后，委实是很少见到你了。”

算算时日，宫闱局里面也该是到了赶制各色用物的时候，最近，很忙？

“他略微凑过来，使得韶光不得不将身子后仰，“都是奴婢的分内之事。”

只因期限临近，昼夜赶制，只望不辱命才好。

多谢殿下这般体恤。”

“杨谅嗯了一声，却仍留在她跟前，“那现在都做完了？”

“还欠一些。”

“杨谅轻轻颌首，将探出的身子敛回来，捡了托盘里的一件镶金玉屏，细细瞧着道：“手艺确实是很好，用的都是薄玉，精细雕刻，又未损玉质。”

镶嵌在外面的，是骨雕？”

“韶光愣了愣，点头道：“殿下见多识广。”

““本王在江南时，见过骨雕技艺精湛的老匠人的几件物件，譬如那骨雕龙灯，就曾作为供奉进献宫城。”

只是可惜后来未觅得其人，否则让他供职内局，该是对你帮助多多。”

“韶光听得有些发怔，堂堂的五殿下、曾任扬州刺史的汉王，一度坐镇枕水之地，也算得上是拥有半个江南，可他从来未对宫闱里的事情关注过，何时却对内局的小小活计有所上心了？”

想到此，韶光不禁暗自摇了摇头，只当他是拈来一问，凑趣而已。”

阳光穿过花叶的疏影静静地落在地上，格外静谧悠然。”

韶光保持着垂首静立的姿势，而他一言毕，也再没有任何话语，殿前就这样静了下来。”

两人后面不远就是屏气垂首的司宝房宫人，没人敢抬头，更没有人吭声，一行十几个宫婢像是不存在一样。”

杨谅靠得这般近，颀长的身躯在韶光面前遮挡出一大片阴影，一直萦绕在她鼻息间的，都是男性独有的气息，微微的热。”

韶光低着头，余光中能见到他正在看托盘里的其他宝器，侧眸而视的模样，分外认真。”

<<锦宫春>>

他的衣料与她肩侧相错时微有触碰，留下一抹似有似无的擦痕。

“时辰不早，奴婢这便要去雏鸾殿拜见太子妃……”韶光轻声说罢，就要告礼而过。杨谅却在这时拉住她，另一只手则径自从她的怀里拿过那盛着胭脂釉金鼎的托盘，韶光下意识地去拦，但那托盘还是很轻易地被他夺走，“拜见太子妃，怎么就你一个来。

司宝房的领首呢？

”他笑着问她。

韶光抿唇，低头未语。

乌丝被风轻轻撩起，显衬出尖巧的下颚和樱红檀唇。

杨谅的视线落在她的发顶，就见她发髻间插了一枚霜玉白簪，青丝绾开两撇，两串珍珠从耳畔别上去，很是简单别致。

几缕发丝垂在颈间，愈加显得黑白分明，盛雪之姿，少有的柔顺动人。

“不说话，是代表不知道，还是不好说……换是旁人，应该要讲些‘身体抱恙’、‘另有要事，分身无暇’之类的托辞吧。

”他低头看着她，颇是好心地提点道。

场面上的话一贯为内局宫人所擅长，身为宫闱里的女官更该驾轻就熟。

他觉得倘若她开口，绝对能说得滴水不漏。

“既然殿下也觉得这是托辞，奴婢何必多此一举。

”韶光垂着眼睫，很轻很轻的嗓音，一本正经地道。

杨谅先是一怔，而后轻笑出声，“你啊，你啊，还真是敢这么说。

本王知道，你们领首这会就在赵福全那儿，对不对？

知道这叫什么……”他再次俯身过来，这次却更加靠近几分，温热的气息吐在耳畔，低柔而笃定地吐出几个字，“大不敬”。

新晋太子妃代表着东宫的尊崇和威严，自然也就代表皇上。

像司宝房的余西子这样，绕过一个堂堂东宫嫡妃，而去拜见内侍监刚升迁的老太监，确实很是藐视皇家权威。

只不过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内局倾轧，往往会在某些事情上心照不宣。

韶光仰起脸，回望着他，“其实殿下不提，没人会在意这些的……”杨谅瞧了她片刻，忍不住伸出手，轻轻敲了一下她的额头，道：“没错，你们六尚二十四司在这种事儿上，从来都是欺上瞒下、沆瀣一气。

”他说到此，同时将托盘递还回她手里。

韶光稳稳地接住，将那红呢子软布重新蒙上，“其实也有一个词，叫作——同气连枝。

”打开门，宫闱局会分割成好几局、好几房，谁也不会将谁放在眼里。

若不是当初妄图取而代之，她还会是司衣房里嚣张跋扈的女官，被钟漪兰纵容着、管护着，荣享权势，即便后来出了宫，如果能够安于室的话，或许就会做个富贵娘子，在赵福全的庇护下，一世衣食无忧。

重回宫闱，意味着再度卷入斗争和绞杀，也代表着，她要披荆斩棘，走过那些常人难以承受和估量的路。

而将来的路还很长，很有可能来无回，一个不慎，更可能成为某人某事的牺牲品。

茱苒猛然抬眸，刹那间，眼底有无数的情绪呼啸而过，须臾，却是轻笑着摇头，再摇头，“我不甘心被摆布，所以拼了命地往上爬，然而高位者只一摆手，就轻而易举地将我打回原形，任我再怎么屈辱难受，也没人会给予半分怜惜同情。

当时我就明白，想要出人头地，想要生杀予夺，就必须杀出一条血路，凌驾于他人之上……只是韶姑娘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，有时会想，如果过去的某一环发生点滴变化，现在的自己，就会是另一个模样……”韶光看着她，一贯清冷的眸里，涌出淡淡的无奈和苍凉。

或许，即便当初她吃里爬外，可对钟漪兰，也是像对待长姐一般崇敬和仰慕的。

只不过，当最初的依赖被野心一点点吞噬，背叛，便成了最终的发泄和宿命。

“无论是卑贱的奴婢，还是尊贵的妃嫔，一旦身处在这高高宫墙后，就再也容不下许多感情与真

<<锦宫春>>

心。

”韶光扶着她的手腕，冰凉的指间，传递着寒沁的温度，“既然已经在这里，是否值得，会不会后悔，已经不重要了。

重要的是能不能走下去，如何走下去。

”林间的风停了，一瞬间落英缤纷，花瓣如雨。

在那一片残叶落地之前，韶光拂了拂裙摆，踏着满地香尘折身而去。

“韶姑娘！

”这时，茉苡忽然在后面叫住她。

韶光顿住脚步，保持着背对的姿势，而就在离她不远的那株梅树下，一袭洒金百蝶绢裙的女子，面朝着她离去的方向，双挽手，恭然敛身，执宫中最高规格礼。

“没有成为姑娘的对立，何其庆幸。

奴婢……多谢姑娘栽培。

”
……

<<锦宫春>>

编辑推荐

《锦宫春》人物众多，阵容强大，重点在女人云集的后宫六局。

后宫六局是为后宫妃嫔服务的机构，也是女人的争霸的天下。

宫闱的争权、贪功渎职、徇私结党、贪赃枉法、登高踩低……你方唱罢，我登场。

作为先皇后闺阁核心，韶光在后宫里游刃有余、作壁上观、纤纤素手以宫人为棋，为的是为昔日皇后和冤死的朝霞宫宫人复仇。

宫院深深，反映的却是朝堂各方势力的争夺，目前当权派以明光宫太后携太子为代表，另外还有冷峻睿智掌握军权的晋王杨广，外表玩世不恭、肆意妄为的汉王杨谅等等。

究竟鹿死谁手？

谁又能坐拥天下？

这部宫斗大戏看得还是很过瘾的。

宫闱之中，皇权之下，她踩着尸身前行……斗心计，赢名声，云谲波诡，步步为营——一方江山，一世谋算，乾坤倒；一局乱棋，一子行错，满盘输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